

語言的細節

李桐

可是同是一種方言，因地域的不同，表達的形式往往就會受各地的另一種方言影響而走樣。你能夠用什麼標準來評價孰為合適，孰為違背語言學呢？例如上海叫魯濱孫，香港叫羅便臣道，新加坡叫羅敏申律，你能說那一處對呢？可是當新加坡人來到香港要找羅敏申律，如你不識英文的話，那就無麻煩了。正如北方人初到香港住旅店命侍應生問俗，一抵各地，便細心考察當地的方言習慣俗尚，那就不會有「大鄉里」之謠了。

敝友石門，是一個頗有素養的新詩人，他在朋友小集時，辭鋒跌宕通便，稠人廣座中則默默無言，專心聽聽人家的說話而研究其間矛盾可笑的地方。尤其對於一般受英文教育的僑生說中國話，蒐集了許多可笑的資料。他曾形容兩個僑生的對話：

「昨晚直到明天都不能入睡。」「究竟是因為什麼事？」

「家庭裡的事。」「你家里發生什麼事體？」

說起來真丟臉，我父親的老婆，和我的老婆成晚吵嘴，嘈死人。」

初聽之很平常，但你玩味到最末的一句，你將會笑破肚皮。父親的老婆，難道英文不亦是叫做母親？假如你在註釋字典，那還可以說得過去，然而說話就不要畫蛇添足地自作聰明。依此類推，父親亦可以叫做母親的丈夫了，這就犯了語意學的毛病，其可笑處在此。

又如昔恩帝憫人啼飢而教人「盍不

吃肉廢？」聽蛙鳴而詢問左右曰：「爲

公平乎？爲私乎？」這在語言的組織上並未有背法則，而患了不合邏輯的毛病，其可笑處則在另一方面了，

其實，不但說話爲然，即寫文章亦往往會犯小毛病，有店一代古文宗師韓退之老先生，在《鯨魚文》中有一句「潮之州，大海在其南，」聲音鏗鏘而有節拍，可是在我們潮州人讀起來就免有不大妥當之感吧？二十年前胡適之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諷諭當時的執政者，說爲政不爲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一年後，我們亦要對執政者說爲政不

在多言。」在一千年前與一千年後，中間少了一個「現在」的交代，那便說胡

先生要等到一千年後即二九若干年才說



洪門信條
以義俠除奸

THE CHINESE TIMES
established in 1907, is the
oldest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s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s in
Canada Publishers Ltd.

話，這在語言學上亦犯了小毛病。

又如最近在報章上我們讀了一段詞，人家說這是千古絕唱，號稱「色絲幼婦」。詞中欽定楊柳爲「驕楊」，我們只知形容炎威威武的夏天的太陽爲「驕陽」，形容人得天獨厚，地位優越爲「天之驕子」。在秋風蕭瑟中的楊樹爲「白楊」。最少載至現在還沒有人稱楊樹爲驕傲的楊柳，或許是我的僥倖，不知語出何典？手頭上又沒有植物學的辭典。

然而，作爲名人的訓則可，若在說話上則不免犯了語言學的毛病。如果套用魯迅的阿Q正傳的序上一句話：「這在名人則可，在我輩平常人則不可也！」

針鼴的前肢短小，但却十分有力，而且生有一副利爪，以箭地用作挖洞居住之用。真的，在幾分鐘之內，針鼴就個小口袋，當牠把卵產出後，就袋進這袋裏過幾週生活，母針鼴才准許牠自己活動。

他無法結婚，但婚後渡蜜月的秩序已經排好，專機也訂妥，所以婚禮雖不能舉行，他不願白白損失一大筆錢，所以獨個兒渡蜜月。

顧大同局爲詞，彈劾惡笑，擇上。有預知其事者，方爲奸嫋搗樹，詎見上諭，應發竟落職，而後黨始震恐，謀抵制之策，戊戌政變不成，慈禧再次垂簾，殺譚嗣同等六君子，而罷與康梁有關者，如翁相國，李尚書端棻，陳中丞寶箴等皆

坐免。

一方起用守舊諸臣，而應癸未出督閩浙二省，應應榮亦被巡撫浙江，兄弟封折，爲時稱慕，時閩藩爲湘人李興銳

功出身，性情耿烈，以應癸未干涉用人

道以上始用督撫派充。而應癸未左右

道員如意一枝，得署糧道，興銳

道上摺糾參，故事藩司不能真奏。慈

禧竟不傷，深爲憤恨，應癸未大壽，不肖官吏皆致厚禮。有候補道員人某

清例一省中由知府起督撫使司委用

，以貢金如意一枝，得署糧道，興銳

道到甘肅去吧，而應癸未以予告歸，卒年

已七十餘許矣，許家墓在，在廣州外，

皆擇平陽爲之，今由穗市至羅岡洞公路

旁，即見應癸未之墓皆在焉，馬鈴崇

封，與擇高原者，又另爲一格矣。

聖母方墮，遂以禮臣阻撓新政，不

顧大同局爲詞，彈劾惡笑，擇上。有預知

其事者，方爲奸嫋搗樹，詎見上諭，應

發竟落職，而後黨始震恐，謀抵制之策

，戊戌政變不成，慈禧再次垂簾，殺譚

嗣同等六君子，而罷與康梁有關者，如

翁相國，李尚書端棻，陳中丞寶箴等皆

坐免。

一方起用守舊諸臣，而應癸未出督閩浙二省，應應榮亦被巡撫浙江，兄弟封折，爲時稱慕，時閩藩爲湘人李興銳

功出身，性情耿烈，以應癸未干涉用人

道以上始用督撫派充。而應癸未左右

道員如意一枝，得署糧道，興銳

道到甘肅去吧，而應癸未以予告歸，卒年

已七十餘許矣，許家墓在，在廣州外，

皆擇平陽爲之，今由穗市至羅岡洞公路

旁，即見應癸未之墓皆在焉，馬鈴崇

封，與擇高原者，又另爲一格矣。

聖母方墮，遂以禮臣阻撓新政，不

顧大同局爲詞，彈劾惡笑，擇上。有預知

其事者，方爲奸嫋搗樹，詎見上諭，應

發竟落職，而後黨始震恐，謀抵制之策

，戊戌政變不成，慈禧再次垂簾，殺譚

嗣同等六君子，而罷與康梁有關者，如

翁相國，李尚書端棻，陳中丞寶箴等皆

坐免。

一方起用守舊諸臣，而應癸未出督閩浙二省，應應榮亦被巡撫浙江，兄弟封折，爲時稱慕，時閩藩爲湘人李興銳

功出身，性情耿烈，以應癸未干涉用人

道以上始用督撫派充。而應癸未左右

道員如意一枝，得署糧道，興銳

道到甘肅去吧，而應癸未以予告歸，卒年

已七十餘許矣，許家墓在，在廣州外，

皆擇平陽爲之，今由穗市至羅岡洞公路

旁，即見應癸未之墓皆在焉，馬鈴崇

封，與擇高原者，又另爲一格矣。

聖母方墮，遂以禮臣阻撓新政，不

顧大同局爲詞，彈劾惡笑，擇上。有預知

其事者，方爲奸嫋搗樹，詎見上諭，應

發竟落職，而後黨始震恐，謀抵制之策

，戊戌政變不成，慈禧再次垂簾，殺譚

嗣同等六君子，而罷與康梁有關者，如

翁相國，李尚書端棻，陳中丞寶箴等皆

坐免。

一方起用守舊諸臣，而應癸未出督閩浙二省，應應榮亦被巡撫浙江，兄弟封折，爲時稱慕，時閩藩爲湘人李興銳

功出身，性情耿烈，以應癸未干涉用人

道以上始用督撫派充。而應癸未左右

道員如意一枝，得署糧道，興銳

道到甘肅去吧，而應癸未以予告歸，卒年